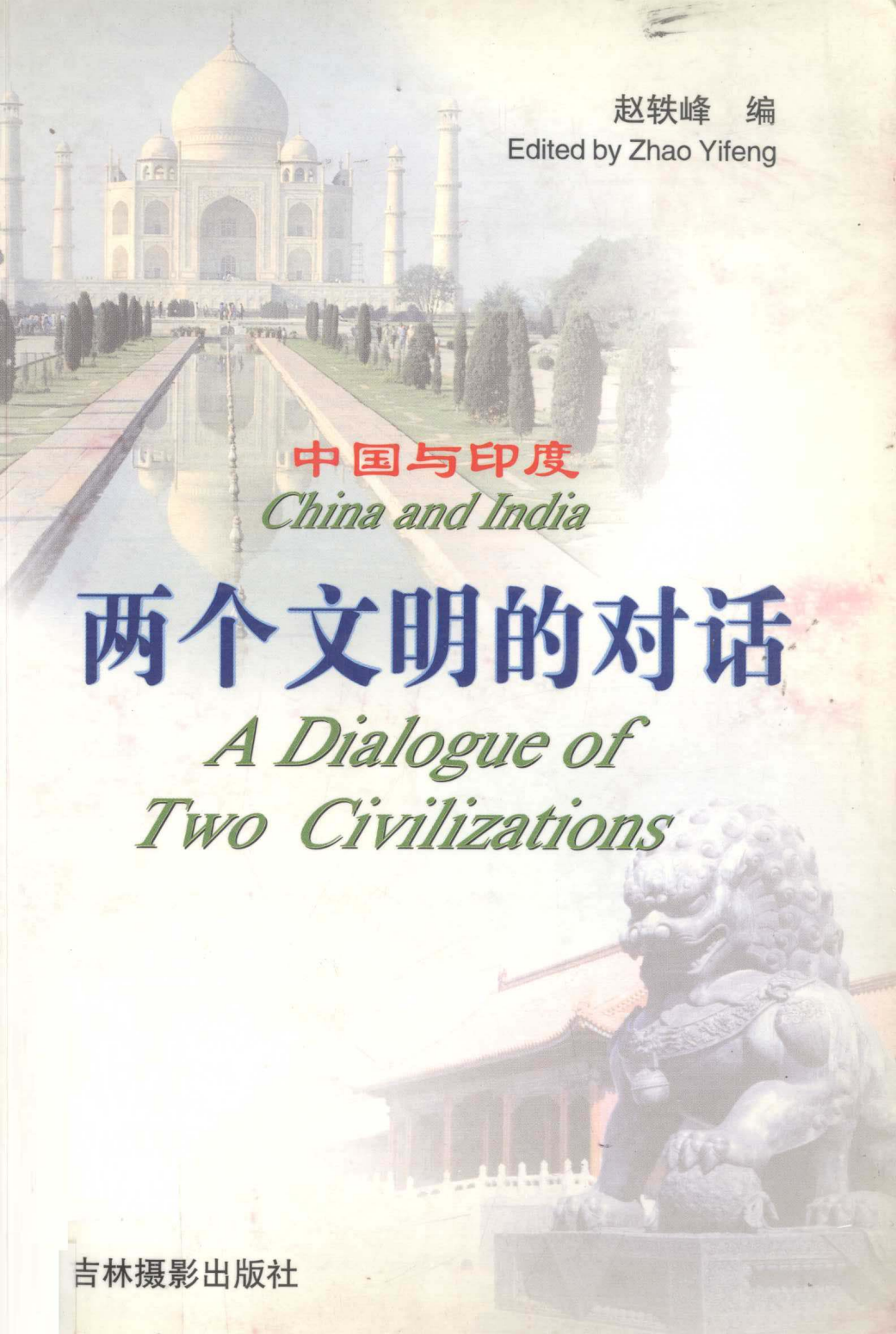




赵轶峰 编
Edited by Zhao Yifeng

中国与印度
China and India

两个文明的对话

*A Dialogue of
Two Civilizations*

吉林摄影出版社



徐世昌 编
Xu Shichang, Editor-in-Chief

中国与印度
China and India

两个文明的对话

*A Dialogue of
Two Civilizations*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与印度
China and India:

两个文明的对话

**A Dialogue of Two
Civilizations**

赵轶峰 编

®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与印度：两个文明的对话

赵轶峰编/Edited by Zhao Yifeng

责任编辑：王葆华

封面设计：张耀天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850 × 1168 毫米 1/32 开本 4.75 印张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彩页 12 幅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1 000 册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06-007-3/I·32

定价：15.20 元

前言

中国和印度是两个相邻的文明古国。在过去的几千年间，这两个文明曾经相互影响，为人类文化做出贡献。在最近的100多年间，这两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和文明都在外界的影响下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仍然处在探索和变革中。这两个各自有着独特的人文精神的文明在现代人类发展中走过的道路既有类似的地方也有深刻的差异，他们的未来也会有所不同。不过，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和印度在未来的世界中都会扮演重要的角色，中国和印度的传统文化精神也会在未来人类文明的演变历程上留下烙印。

今天人类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正在使人类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对所有的文明和文化传统进行思考。这种思考不仅应该是各个国家政府的事情，也应该是学术、实业和其他各界民间人士的事情。

2000年6月，在凡尔赛举行的世界文化大会期间，与会的中国东北师范大学的赵轶峰和印度尼赫鲁大学的马卡兰·帕兰杰普开始就举行中印两国知识界人士的对话进行接触，这个对话不久得到法国查里·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支持。于是，有2001年3月间中国和印度两国人士的互访和对话。这次对话所接触的问题只是初步的和表层的，但也是卓有成效的。它的意义之重要还不在探讨的内容，而在于这次活动本身。这类交流如果得以继续下去，那么中国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就会加深，世界各地人民对中国和印度文明价值的体认也会加深。

我们通过编辑这次交流参加者所写的随笔和讲话把这次交

流的情况呈现给读者，希望大家和我们分享这次交流的体验。收集在这里的还有印度作家悉达多先生 1999 年访问中国内蒙古的两篇札记。这两篇札记涉及了与我们最近的交流相同的主题。

感谢查里·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的资助使这次交流活动成为可能，也感谢在这次活动中热情地接待和帮助了我们的中国和印度各地的许多朋友。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中心对这次对话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编 者

2001 年 10 月

Preface

China and India are geographically connected two civilizations. During the past several thousand years,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have been given impacts each other and have together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ultures. In the recent 100 years, these two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s both experienced magnificent changes under influences from other civilizations, and their ventures and reforms are still in process. The paths that the two civilizations of uniqu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re similar yet they are profoundly different. They would not be the same even in the future. Given all these, we can affirm that both China and India will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uture world. Chinese and Indian traditional cultural spirits will surely leave pri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coming years.

Today, facing common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all human beings are getting closer. Together they are taking retrospect on all traditions of human civilizations and cultures. This should not be a task only for governments. It should also be concerns of academics and other members of our societies.

In June 2000, during the Versailles World Cultural Summit, participants Zhao Yifeng from China and Makarand Pranjabi from India started contact concerning 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learned societies. This initiative was soon encouraged by Gustavo Marin from fondation Charles Léopold Mayer,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mutual visits of Chinese and Indian scholars and social activists in 2001 March.

The issues and perspectives dealt with during the dialogue are only preliminary but the dialogue itself was a great success. Its importance is not in what has been talked about. It is in the action itself. When this type of exchange continues,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Chinese and Indian will surely go deeper, and the world will surely understand Chinese and Indian civilizations better. By putting the reflections and speeches written by the participants of this dialogue together, we demonstrate the dialogue to our readers hoping that people share our experiences. In addition, we add two pieces of essays by Siddhartha, who visited Inner Mongolia in 1999, to this collection. These pieces actually deal with the same subjects.

We feel obligated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fondation Charles Leopold Mayer. Without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fondation, this exchange would hardly be possible. We also would like to say thanks to people from both India and China who provided help to us in many ways during this activity. We also appreciate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s at th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for its support to this program.

The Editor

October 2001

目录/CONTENT

图版/Photos

前言/Preface 编者/The Editor

中国与印度：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马卡兰·帕兰杰普 (1)

印度记事 赵轶峰 (16)

辉煌的展示：深圳体现着中国惊人的经济发展

..... 拉吉布·萨卡 (27)

我的中国之行 素塔·瑞缔 (32)

印度价值与中国价值 赵轶峰 (38)

村落与庄园：记班加罗尔之行 张 静 (49)

印度之行散记 林凤萍 (58)

漫话印度的穷与富 林凤萍 (61)

印度随笔 周巩固 (64)

走进内蒙古 悉达多 (77)

现代中国跨立于相对的意识形态之间

并取得了成功 悉达多 (82)

A Visit to India Zhao Yifeng (87)

China-India Intercultural Dialogue Makarand Paranjape (98)

A Splendid Showpiece: Shenzhen Embodies

China's Amazing Economic Progress Rajib Sarkar (116)

An Afternoon in Shangha Rajib Sarkar (122)

My China Experience Sudha Sreenivasa Reddy (126)

India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akarand Paranjape (133)

中国与印度： 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马卡兰·帕兰杰普

在对我们的中国之行做简要的报告之前，我必须用几句话来说明一下这次经历所产生的非同寻常的影响。我们有四个人从印度来到中国，除我之外，还有希达林噶(Siddalingaiah)教授、尼鲁·沃拉(Neeru Vora)博士、素塔·思瑞恩尼瓦萨·瑞缔(Sudha Sreenivasa Reddy)女士和拉吉布·萨卡(Rajib Sarkar)先生。我们所有人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从这次旅行中，我们感受到了极大的乐趣，并获益匪浅。我们所读过或听过的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都未能对此次经历做好充分的准备。中国的巨大规模及其重要地位都是很明显的。这些因素与主人的好客以及我们所遇到的人们的热情结合在一起，呈现于我们面前。

—

很显然，中国并非是一个易于被人理解的国度。对于外国人来说，尽管其中的大多数人会说英语，但交流仍是相当困难的。并不是我们发现中国是一个封闭的社会，相反的，在中国的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没有人盯着我们看，我们也没有遇到任何敌意。总的来说，人们都很友好。在中国，每个人都专心于自己的事情——这是我所感受到的。这

是一群秩序井然的、甚至是顺从的民众，他们缺少好奇心，这也是令我感到惊奇的。在印度，即使当你来到一个小村庄，那里的人们也会围住你，并且盯着你看。小孩子们甚至会走上前来触摸你。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英语或其它他们认为你能听懂的语言对你说“你好”、“再见”。相比之下，我认为中国人少一些狂暴，而多一些和顺。

另一件令我们感到惊奇的事是，在中国，每个人都十分努力地工作。在印度，你可以看到许多十分懒惰的人，特别是男人。在乡村，你所看到的情景是人们坐在自己房子的外边抽烟、聊天。在城市，政府或半政府性的单位里的雇员在喝茶、抽烟、闲逛。许多人在工作时开小差。而在中国则不是这样。在这里，不管职位高低，人们都在努力地工作，并且是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这样做。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工作。那些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人们，如女侍者、宾馆服务员、电梯操作工人、司机等等，都非常有礼貌，行为得体。他们易于微笑，乐于助人，而且根本不要小费。

中国人总体的诚实度是很高的。我们根本没有感受到犯罪或是作弊的行为。除了在一些观光的中心区，没有人纠缠或者是围着我们向我们兜售商品。在普通的商店中，当然也有讨价还价的现象。只有在上海，我看到过一两个乞丐。在上海和长春也有一些比较穷的人外出打工。但是，总的来说，我们在印度所能见到的贫困和落魄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我们发现，与印度严格的社会等级和明显的阶级划分不同，中国是很平等的。除了新经济使高级行政官员的薪水达到难以想象的高度外，在任何其它行业中，最高薪水与最低薪水之间的差距并没有那么大。例如，在深圳大学，我询问了一位司机的月薪，他说大约是 1500 元。而大学校长的月薪据说大约是 4000 元。这个差距并不大。

中国人弱化阶级划分的显著办法是采取一种公共的教育体系。在印度，中产阶级和其他阶级通过他们所接受的不同种类的教育被不可改变地划分开来。与此不同的是，在中国，每个人都可以进入相同种类的学校学习。在中国，所有人都可以享受义务教育。举例来说，所有的女孩，不论她们居住何地，也不论她们的家庭收入如何，都要达到九年教育。在城市，我们也看到计划生育政策在实行着。当然，这一政策的实施意味着每年要有数百万的堕胎事件发生，但是，生下来的孩子都能够茁壮成长。男孩和女孩可以全天在学校里活动，由此将父母从照顾孩子的负担中解放出来。在学校，比较聪明的孩子能够获得更好的机会，但由于他们都是独生子女，所以很少有不平等的现象存在，这就使得孩子们能够成长为优秀的公民。

对于到中国观光访问的人来说，最吸引他们的是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这种进步体现在每一个角落。当我们驱车从浦东机场驶入市区时，我们看到座座摩天大厦，旧的棚屋正被拆除，一排排新的楼房拔地而起。从高处俯视，浦东一带地区竟不像是东方。那些斜坡状的瓦屋顶使人想起欧洲。从北京机场到市区，我们同样可以随处见到这样正在进行中的大规模的改造。那些原来居住在旧房子中的人们确信可以搬进新居，这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啊！而在印度却不是这样。

当然，朋友们提醒我们，我们所看到的并非是整个社会的现实。内陆的许多地区是很贫困的，人们离主要道路越远就越穷。总的来说，农村与城市相比要落后得多，我们没有得到机会去真正的农村参观。尽管如此，印度的贫困问题无疑要比中国严重得多。在印度，至少有 300 万人被认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些人缺少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而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只接近于 100 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令人震惊的。

最能体现中国新变化的是经济特区。我们走访了深圳和浦东两个特区，它们宽阔的街道、高耸的建筑和现代礼节都令我们感到惊异。深圳就像是童话中的仙境，在短短 20 年中从小渔村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但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深圳。建造深圳似乎是在证明中国有能力创造出第二个香港。在我们所参观的一个深圳的展览馆里，陈列着经香港传到中国大陆的作品，它们所体现的并非是深圳自己的历史。深圳给我的感觉是，它就像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城市，没有历史。相比之下，上海则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既有令人感兴趣的过去，也有鲜明的现在，使我想起孟买。在浦东，我们看到，新与旧在江的两岸相呼应，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座古老的城市，既有新古典主义的英国建筑，又有浦东那些崭新而傲慢的高楼，所有这一切都歌颂着中国——这一新的超级大国的经济实力。

素塔和我都认为，这种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之一是环境的破坏。一种无形的观点揭示出，城市和村庄周围的树木已所剩无几，一切都被清除以变成耕地。相比之下，在印度，每个村庄都有一片树林，像班加罗尔和德里这样的城市都种满了树。我们的中国朋友也承认，中国的高速发展的确给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而且现在的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在政治上，中国与印度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象。在印度，除了一些正式的场合或是发表政策宣言外，领导人并不每天都出现在新闻里。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公开发表的不满，没有民族的争论，也没有对政府的批评，领导人似乎是隐匿的。而中国与印度相比，则给人以良好统治的印象。领导人为了人民生活的改善做着切实的工作，这种印象是从轶峰所告诉我的那些有关过去的事情里获得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那种超越已被认为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轶峰认为缓慢而平稳的进步比激变要好得多，激变往往忽视了变革给人们所造成的损失。从另一

方面说，印度的政治家们似乎只在坚持权力和彼此斗争上花费很多时间。在整个的政治程序中，人民以及他们的幸福被遗忘了，或者被认为是次要的。

这使我想起关于自由的问题——一个在印度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坦白地讲，我并没有发现中国人被压抑或是没有言论自由。我所看到的是，在日常行为规范的基础上，人们有着极大的自由。我本以为，人们不愿说出自己的想法，或是很谨慎地发表他们的观点。事实上，我发现人们对于大多数话题都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轶峰解释说，只有公开的敌对立场才会引起问题。那种公众的敌对行为可能造就一些暂时的风云人物，却不能使政治发生什么改变。因此，缓慢而渐进的转变是比较好的。对于经济的自由也是如此。例如，在北京我们参观了一个购物中心。那里和世界其它地方一样，年轻人都很放松，他们打电子游戏、喝饮料、听西方的音乐、购物，我们没有见到任何警察出动维持治安的现象。中国看起来似乎是个非常自由的国度。

二

我们关于中国的第一印象当然要数香港。经过一段长途旅程，我们于3月9日下午到达香港，对于我们的中国朋友和那些在德里上飞机的人们来说，这段旅程是令人疲惫的。香港是一个富裕而精力充沛的城市，整洁、有效而有序。物价稍高，但并非很严重。它有一座巨大的、造型巧妙的机场与城市有机地连结在一起。

一个旅行公司用客车将我们送到深圳。在进入中国之前，我们经过两个检查站。从离开香港到进入中国大陆会使人感受到十分鲜明的对比。然而，深圳的光辉和奢华很快弥补了这种

距离。

我们很快来到深圳大学宾馆。尽管坐落于校园内，但这类宾馆还是对外开放的。宾馆整洁舒适，价格合理，免费提供牙膏、牙刷、梳子和拖鞋，这些东西与毛巾一样，每天都更换。

梳洗完毕后，我们来到楼下的餐厅进餐，这是我们所吃到的第一顿丰盛的晚餐。尽管悉达多(Siddhartha)事先已告诉我中国饭菜的丰盛，但我所看到的仍旧超出了我的想象。我们围坐在一圆桌旁，每道菜都摆在一个可以旋转的圆盘上。那晚，我肯定至少有15道菜。包括各种各样的肉类，如鸡肉、鱼、猪肉、对虾，还有应季的蔬菜和一些甜食。中国人并不在用餐后吃甜品，但每顿饭都要有一、二道甜食。女服务员不断地将我们的杯子斟满含酒精或是不含酒精的饮料，那些服务员即使到了深夜仍能保持微笑服务。由于在中国每顿饭都提供多道菜，因而没有给素食者带来很大麻烦。只有那些习惯于喝牛奶和吃乳制品的人才会思念印度的食品。我们在北京的吉林大厦、北京和长春的宾馆里所吃的自助早餐也都是极其丰富的，我们可以从上百种的食物中进行选择，令素食者们高兴的是，大多数食品都是素食。

深圳大学的校园是根据一所美国大学校园的模式建造的，学校有高尔夫球场，并设有一门高尔夫球课。那是一所费用很高的大学，那里的学生给人的印象是他们非常富裕，女学生们穿着入时，面容开朗。我们驱车游览了深圳市区，然后下车步行。离开一家四层楼高的书店后，到一家印度餐馆用餐，然后购物。说到书，拉吉布一直在找有关中国的英文书，但直到在北京的最后一天，他才找到令自己满意的书。这是一家特别的专门书店，那里有许多英文书，大多数是有关学术方面问题的，书的价格很合理。在图书城里，我们看到一家眼镜店，隔壁是一家食品店，看来，中国人是热爱知识、热爱饮食的。

我们将一部分注意力放在购物上，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两位女士以及希达林噶、古斯塔瓦都喜爱这项活动。古斯塔瓦挑选最便宜的商品，他可算得上是一个议价专家。而希达林噶则不得不买许多礼物，送给他的家人和其他许多朋友。我也买了一台吸尘器，留在了深圳，等到回国经过深圳时再带走。其他人买了手提箱、衣服以及其它商品。拉吉布穿着他新买的灰棕色夹克衫走出超级市场，看起来精神抖擞，格外潇洒。后来，在长城附近，他又买了一顶蒙古皮帽和一把很重的拐杖，这使他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希达林噶说他看上去像个黑手党。

随后的那天晚上，我们去了深圳的民族艺术村，那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族艺术村面积很大，中间有观众席，按照中国 54 个少数民族各具特色的聚居地的风格设计而成。大多数游客看去都来自同一民族，与这种民族的同一性相对，我们看到的是每个民族都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这些游客都是中国新的精英，他们富有而自由。有趣的是，很少有外国人来参观民族村，我们所留下的印象是，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国度。事实上，除了在北京的紫禁城和长城外，我们看不到几个外国人。

在民族村，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在当天晚上观看的一场音乐剧。它实际上是中国不同民族的服装展，但用管弦乐曲配合的表演贯穿在一起，用以强调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统一。那些服装都很华丽，甚至给人以奢侈之感。参加演出的女人们的发型几乎和她们自己一样高，上面插着羽毛和各种头饰，戴着奇特的帽子，竟然还有一个人的头上戴着枝状的吊灯！音乐也相当时髦，有着现代的节拍。那些服装一定也只是一些艺术家的设计而已，因为我们在民族村所看到了仿制的少数民族的家居，他们的居所简朴，过着简单而清贫的生活。没有人能够买

得起模特儿们穿的那样华丽的衣服。在这里的整个经历都使我感到迷惑，这背后是否有什么其他意图呢？后来参观完紫禁城和长城之后，我开始明确地认识到，中华帝国的观念已经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之中。总的来说，中国人并不否定那些巩固国家统一的行为。强大的国家实力，对于保持强大凝聚力的社会和普遍的和平状态而言，被认为是合乎需要的。

在深圳住了两晚之后，我们于11日上午动身去浦东。我们再一次看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流光溢彩的、整洁干净的机场。中国人向每位乘客收取50元费用作为机场的建设费和保养费。由于机场所提供的优质服务，没有人对该项收费表示不满。相比之下，我们印度的机场实在需要革新。

我们从浦东机场驱车前往有着摩天大楼的新经济区。如何能够筹集如此巨额的资金来建设这些新的城市，这对于我来说仍不得其解。拉吉布和古斯塔瓦解释说，跨国公司已经投资于这些城市以扩大他们的市场。但是，不论什么样的解释，我还是认为世界其它地方发展的幅度远不能与此相比。我想知道，那些办公楼是否真的全都满了，是否真有那么多种生意在那里办理。浦东的界标——那个新奇的粉红色的电视塔真是难看极了，它看起来像个巨型昆虫。我非常讨厌看到它。

我们住在著名的复旦大学的宾馆，那晚，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参加讨论的大部分东道主都是历史学教授。其中的一位能很流利地释读梵文。他是从一个德国印度学家那里学到的。我们发现，在中国很少有关于印度的学术项目，因此，进行讨论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印度小组向中国朋友说明他们对于中国的印象。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被提出来，那就是，如果自由不能给经济提供安全的保障，那么，自由有什么用处呢？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在此过程中向中国朋友介绍了现代印度的历史。